

国医大师熊继柏教授运用天麻 止痉散治疗脑病举隅*

毛宇¹ 姚欣艳^{2**} 臧秋迟¹ 肖楠¹

(1. 湖南中医药大学, 湖南 长沙 410007; 2. 湖南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湖南 长沙 410007)

摘要:“高巅之上, 惟风可到”, 熊继柏教授认为脑病的发生与内风密切相关。内风袭脑, 留滞经络, 常表现为头部及肢体的动摇、口角歪斜、头面部疼痛等症状。治疗上, 熊教授常用祛风通络止痉之法, 以验方天麻止痉散随证加减, 临床疗效显著。现结合案例介绍其运用天麻止痉散治疗脑科疾病的特色经验。

关键词:天麻止痉散; 脑病; 熊继柏; 经验方

中图分类号: R256. 2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6-1340(2022)05-0038-04

DOI: 10. 13424/j. cnki. jstcm. 2022. 05. 008

Chinese Medicine Master Professor XIONG Jibai Application of Tianma Zhijing Powder on Treating Encephalopathy

MAO Yu¹ YAO Xinyan² ZANG Qiuchi¹ XIAO Nan¹

(1. Hunan University of Chinese Medicine, Changsha 410007, China;

2. The First Affiliated Hospital of Hunan University of Chinese Medicine, Changsha 410007, China)

Abstract: “Above the top, only the wind can reach”, Professor XIONG Jibai believes that the occurrence of encephalopathy is closely related to internal wind. The internal wind attacks the brain and stagnates the meridians, often manifested as shaking of the head and limbs, askew of the mouth, head and face pain and other symptoms. In terms of treatment, Professor XIONG often uses the method of dispelling wind, dredging collaterals and relieving spasm, and adds or subtracts Tianma Zhijing powder with the syndrome, which has a significant clinical effect. Combined with cases, this paper introduces his characteristic experience of using Tianma Zhijing powder to treat brain diseases.

Key words: Tianma Zhijing powder; Encephalopathy; XIONG Jibai; Experience prescription

熊继柏教授, 国医大师, 中国中医科学院学部委员, 第四、五、六批全国老中医药专家学术经验继承工作指导老师。13岁学医, 16岁行医, 从事中医经典教学30余年, 临床工作60余年从未间断, 如今年近八旬, 仍坚持每周4次门诊, 诊治病患无数, 理验俱丰^[1]。熊教授临床辨证准确, 重视四诊信息, 善察疾病隐微, 强调因证立法, 因法选方, 用方范围广泛, 善用经方、时方治疗各种内科疾病^[2]。临证诊治脑病经验丰富, 见解独到, 认为“内风”是

脑病发展过程中的关键因素, 拟用经验方天麻止痉散用于内风袭脑、留滞经络之证, 疗效显著。以下笔者从内风袭脑的发病特点、天麻止痉散的组方思路, 结合熊教授运用天麻止痉散加减治疗脑病医案4例, 介绍其运用天麻止痉散治疗脑科疾病的特色经验, 以飨同道。

1 内风袭脑的发病特点

头者“诸阳之会”, 风为阳邪, 易袭阳位, 因此风邪易袭头部致病^[3]。风邪有内外之分, 熊教授认

* 基金项目: 湖南中医药管理局科研项目(2021066); 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国医大师熊继柏传承工作室建设项目”资助

** 通讯作者: 姚欣艳, 主任医师。E-mail: 495366086@qq.com

为,内风袭脑,非单纯侵袭肌表,多留滞经络,如《千金方·灸法门》云:“头者,人神所注,气血精明,三百六十五络上归头。”^[4]头部作为精髓、气血、经络集中之地,其受内风所扰,易侵袭经络,留滞经络。风性主动,善行数变,侵袭脑部,扰动经络,轻者出现头部、肢体动摇,肌肉的跳动、抽搐,重者肢体掣动不安、痉挛变形。风为百病之长,侵袭脑部,多兼夹他邪,风痰瘀阻经络,筋脉失养,出现面口的歪斜;筋脉不通,不通则痛,出现头面部疼痛^[5]。熊教授认为,此内风袭脑证,独祛风不能奏效,须以祛风通络止痉,经验方天麻止痉散用治此证,效果满意。

2 天麻止痉散的组方思路

天麻止痉散由平肝熄风之天麻,熄风通络止痛之全蝎、蜈蚣,化痰熄风通络之僵蚕,4药组成,是熊教授参考晋南史传恩家传秘方“五虎追风散”^[6]的组方思路,结合自己多年临床经验而创。“五虎追风散”由天麻、蝉蜕、僵蚕、全蝎、天南星组成,为治破伤风专方,熊教授认为随着生活水平及医疗技术的提高,破伤风的发生率较前大大下降,“五虎追风散”的临床运用率下降,受其组方思路启发,将方中燥湿化痰之天南星与透疹明目之蝉蜕去掉,加用熄风通络止痛之蜈蚣,使全方效趋于祛风止痉,通络止痛,用于治疗各种因内风袭脑,留滞经络所致的脑病。因方中含有全蝎、蜈蚣,此二者又名“止痉散”,故取名为天麻止痉散。

《本草汇言》指出天麻“主头风,头痛,头晕虚旋,癩痢强痉,四肢挛急,语言不顺”^[7],因此一切中风,风痰证均可应用天麻。而虫类味辛,攻冲走窜之力强,能搜剔以攻络中邪结,如《医学衷中参西录》载:“蜈蚣,走窜之力最速,内而脏腑,外而经络,凡气血凝结之处皆能开之……内治肝风萌动……外治经络中风、口眼歪斜、手足麻木。”等^[8],《开宝本草》云:“全蝎疗诸风癩疹,及中风半身不遂,口眼歪斜,语涩,手足抽掣。”^[9]蜈蚣、全蝎相须为用,两药更强,伍以化痰通络之僵蚕,本方虽只有4味药,药简力专,寒温适宜,重视虫类中药祛风通络之功^[10],使全方具有祛风、通络、止痉之功。

3 病案举例

3.1 头摇案 李某,男,56岁。2016年1月15日初诊。阵发性头摇不能自主1w,伴眩晕,口干,口

苦,喉中多痰,舌红,苔薄黄腻,脉细。辨证:痰热风动证。治法:清热化痰,息风定颤。方选:天麻止痉散合黄芩导痰汤加地龙。处方:野天麻20g,僵蚕20g,全蝎8g,地龙10g,蜈蚣(去头足)1只,黄芩10g,陈皮10g,法半夏15g,茯苓10g,枳实10g,胆南星6g,甘草6g。14剂,水煎服,日1剂,分2次温服。

二诊:2016年01月29日。服药后,头摇、眩晕、口干、口苦等症减轻,舌脉同前。原方加钩藤15g,继续服用20剂。

三诊:2016年02月24日。患者头摇已止,但时有眩晕,口苦,舌苔薄黄,脉细。治以黄芩温胆汤清余邪,加天麻15g,钩藤10g,僵蚕30g以息风定眩,10剂。

按语:患者发作性头摇7天,病程短,以标实为主,口苦、有痰、舌红、苔黄腻可知为痰热风动证。清·尤怡《金匱翼·卷五·眩晕》曰“所谓痰热相感而动风者,风自内生者也……内风多从热化。”^[11]一诊用天麻止痉散祛风止痉定颤,黄芩导痰汤清热化痰,两方合用共奏清热化痰,祛风定颤之效。二诊患者症状好转,效不更方,原方基础上加用钩藤既能清热又能平肝熄风。三诊患者头摇已止,仍有口苦,其舌苔由腻转薄,痰浊之象减轻,但仍有痰热未清,故治以黄芩温胆汤清痰热余邪。眩晕未止,加用天麻、钩藤、僵蚕以息风定眩。

熊教授治疗这一类以“动”为特征的疾病,从黄帝内经理论出发,认为其病机总不离肝风内动^[12]。但肝风内动有虚实之别,一类以痰、火之邪扰动筋脉为主,属实证。一类以精血不能濡养筋脉为主,属虚证。因痰热致筋脉燔灼,治以清热化痰息风;因阳亢化风致筋脉失养或燔灼,治以潜阳息风;因血虚致筋脉失养,治以养血息风;因肝阴亏虚致筋脉失养,治以滋阴息风。

3.2 头风案 毛某,男,60岁,2019年5月9日初诊。患者诉发作性右侧头痛已6~7年,西医诊断为“偏头痛”,痛在前额及右侧头部位置,呈发作性,疼痛剧烈,闪电样,抽掣样疼痛,痛时不欲呕,舌红,苔黄腻,脉细而弦。辨证:少阳阳明头痛。治法:祛风通络止痛。方选:天麻止痉散合散偏汤合葛根选奇汤加减。处方:天麻10g,僵蚕20g,全蝎5g,蜈蚣(去头足)1条,葛根30g,羌活10g,防风

10 g, 黄芩 10 g, 川芎 6 g, 白芷 20 g, 柴胡 6 g, 白芍 10 g, 香附 10 g, 法夏 10 g, 炒白芥子 10 g, 甘草 6 g。30 剂, 日 1 付, 水煎服, 分 2 次温服。

二诊: 2019 年 6 月 13 日。服用上方后, 头痛发作频率较前明显减少, 头痛程度较前明显减轻, 苔黄腻。原方加藁本 10 g, 再进 30 剂。半年后, 电话随访, 患者头痛已止, 半年未再发, 已恢复正常工作生活。

按语:《证治准绳·头痛》云:“医书多分头痛、头风为二门, 然一病也, 但有新久去留之分耳。浅而近者名头痛, 其痛卒然而至, 易于解散速安也。深而远者为头风, 其痛作止不常, 愈后遇触复发也。”^[13]此案患者头痛时间久, 疼痛性质呈闪电样、抽掣样疼痛, 脉细而弦, 此与风邪相关, 风袭脑部, 病久入络, 久痛入络。患者头痛部位在前额及右侧头部, 偏侧头部属少阳胆经, 前额属阳明胃经, 熊教授根据经络辨证, 辨证为少阳阳明头痛, 治以祛风通络止痛, 方选天麻止痉散合散偏汤合葛根选奇汤加减。二诊时, 患者头痛程度、次数明显减轻, 原方不动, 加用藁本引药上达头部, 使药效更强。

熊教授辨治头痛病, 重问疼痛性质、部位、病程。熊教授认为闪电样、抽掣样、跳动样疼痛, 多为风邪袭脑, 疼痛程度重、时间久, 皆使风邪入络, 宜祛风通络, 选用天麻止痉散治疗。此外, 头痛部位也对临床用药具有指导意义, 前额属阳明经, 治宜葛根选奇汤; 两侧属于少阳经, 治宜散偏汤; 后头属太阳经, 治宜防风羌活汤; 巅顶属厥阴经, 须分寒热, 热者治宜泻青丸, 寒者治宜吴茱萸汤^[14]。

3.3 颅脑外伤案 何某, 男, 53 岁, 2019 年 7 月 11 日初诊。因车祸致脑外伤, 当时神志昏迷, 四肢瘫痪, 经过 6 个月的综合治疗后, 患者有所恢复, 为求进一步治疗, 故来我院门诊就诊。刻下症见: 神志时清时昧, 失语, 四肢强直, 不能独立行走, 轮椅入院, 可见肢体时时掣动, 口中多痰, 舌紫暗, 苔薄白腻, 脉沉滑。辨证: 风痰瘀阻脑络证。治法: 祛风化痰, 化痰通络。方选: 天麻止痉散合涤痰汤加麝香。处方: 天麻 15 g, 僵蚕 20 g, 全虫 5 g, 蜈蚣 1 条, 地龙 10 g, 丹参 20 g, 石菖蒲 30 g, 炙远志 10 g, 陈皮 10 g, 法半夏 10 g, 茯苓 15 g, 枳实 6 g, 竹茹 10 g, 胆南星 5 g, 鸡血藤 10 g, 海风藤 10 g, 钩藤 20 g, 甘草 6 g。20 剂, 日 1 剂, 水煎服, 分 2 次温

服。另外: 麝香 3 g, 分 20 天冲服。

二诊: 2019 年 8 月 1 日。病症好转, 舌脉如前。原方再进 20 剂。

三诊: 2019 年 8 月 29 日。神志转清, 仍疲乏, 颈胀及四肢强直明显减轻, 口中痰明显减少, 苔白滑, 脉细滑。原方去麝香, 继续服用 30 剂。

此后患者多次就诊, 肢体功能、神志状态均较前明显好转。

按语: 患者脑外伤后, 风痰瘀阻脑络, 扰动经络, 出现肢体掣动; 痰蒙神窍, 则神志不清, 口中多痰; 风痰瘀阻经络, 筋脉失养, 则肢体活动不利。风痰阻滞脑络, 多固结难解, 须祛风化痰通络, 方可奏效。方选天麻止痉散合涤痰汤加三藤、丹参, 两方合用共奏祛风化痰通络之效。患者脑外伤多有离经之血, 离经之血即为瘀, 故改党参为丹参祛瘀通络; 神志欠清, 加用麝香合石菖蒲、远志开窍醒神; 四肢强直, 不能行走, 加用鸡血藤、海风藤、钩藤通经活络。二诊患者症状好转, 效不更方, 三诊已服药 1 月有余, 在原方基础上调整药物剂量, 患者神志较前好转, 故去开窍之麝香。

熊教授认为颅脑外伤后多风、痰、瘀之邪留滞脑络, 肢体强直, 四肢抽搐为风袭脑络的表现; 神志时清时昧, 喉中痰声漉漉, 口中流涎, 舌苔滑腻为痰蒙脑窍的表现; 面唇发黯, 舌紫, 爪甲发紫为瘀滞脑络的表现。而风为百病之长, 多夹痰夹瘀致病, 夹痰则合用涤痰汤加减, 夹瘀则合用通窍活血汤加减^[15]。

3.4 脑肿瘤案 刘某, 女, 53 岁, 2021 年 4 月 1 日初诊。因肺部肿瘤脑转移半年后, 出现面口歪斜, 时发头晕, 视物模糊, 伴有恶心感, 口中时泛甜味, 苔白腻, 脉滑。辨证: 风痰阻络证。治法: 祛风化痰散结通络。方选: 天麻止痉散合佩兰温胆汤加减。处方: 天麻 15 g, 僵蚕 30 g, 全蝎 5 g, 蜈蚣 1 条, 佩兰 15 g, 陈皮 10 g, 法半夏 10 g, 茯苓 20 g, 麸炒枳实 10 g, 竹茹 10 g, 浙贝母 30 g, 天花粉 15 g, 白花蛇舌草 15 g, 夏枯草 10 g, 甘草 6 g。15 剂, 日 1 付, 水煎服, 分 2 次温服。

二诊: 2021 年 4 月 28 日。患者面口歪斜较前稍好转, 仍时有头晕, 发作时, 自觉行走不稳, 舌苔薄白腻, 脉细滑。上方调整, 去天花粉、白花蛇舌草、夏枯草, 加防风 10 g, 再进 20 剂。

按语:历代中医古籍中并无脑瘤之名,但脑瘤可表现出头痛头晕、恶心呕吐、视物模糊或复视、肢体麻木或活动障碍等症状,多归属于“头痛”“中风”“痫证”“眩晕”等病的范畴^[16]。《中藏经》中云:“头目久痛,卒视不明者,死。”这些描述都是有关脑瘤早期的描述^[17]。此案患者面口歪斜,头晕,行走不稳,苔白腻,脉滑,乃风痰之邪阻滞脑络。一诊熊教授用天麻止痉散祛风通络,温胆汤清热化痰。患者口中泛甜,伴有恶心感,加用佩兰芳香化湿。肺肿瘤脑转移患者,痰浊之邪多结聚,加用白花蛇舌草、夏枯草、浙贝母、天花粉清热化痰散结,防肿瘤再次复发。二诊患者面口歪斜较前稍好转,仍有头晕、行走不稳之像,舌苔转薄,脉象细滑。故去原方中白花蛇舌草、夏枯草、天花粉等寒凉散结之品,以固护正气;加用防风祛外风。

熊教授辨治肿瘤,强调4辨,即辨部位、寒热、虚实、痰瘀。熊教授认为,病程初期、放化疗前病性多实;病程后期、放化疗后病性多虚。实宜祛邪,虚宜扶正。肿瘤的形成,多由寒热与痰饮、瘀血之邪搏结形成。以痰为主,多表现为口中痰涎,苔腻;以瘀为主,多表现为舌指发紫,面色暗^[18]。病变部位的不同,对疾病也有不同的指导意义,熊教授认为头部肿瘤多注重化痰开窍,而肺部肿瘤多注重清热化痰。最后,经过多年临床经验总结,熊教授认为寒热辨证中,肿瘤病人多热证。

4 总结

“高巅之上,惟风可到”^[19],风邪易袭头部致病。而风有内外邪之分,外风袭表,内风入里。头部作为经络集中之地,受内风所扰,风性主动,扰动经络,多导致头部及肢体动摇、面口歪斜;阻滞经络,不通则通,往往导致头面部疼痛等多种症状。熊教授论治此证,从发病机理入手,认为内风留滞经络,治以祛风通络,用验方天麻止痉散随证加减,取效满意。经验方天麻止痉散,体现了熊继柏教授注重“祛风通络法”在脑病中的运用。与之类似原理的还有熊教授的另一经验方“黄芪虫藤饮”^[20],该方重用黄芪,多用虫、藤类中药,功用益气通络,也常用于治疗多种脑病。

参考文献

[1]尹周安,孙桂香,刘朝圣.国医大师熊继柏临床组方用

方的思路与经验[J].中华中医药杂志,2019,34(7):3031-3034.

[2]刘朝圣.国医大师熊继柏学术思想与临证特色析要[J].中华中医药杂志,2019,34(2):605-608.

[3]赵进喜,贾海忠,段行武.风邪致病,为害多端;风药巧用,疗效突出[J].环球中医药,2021,14(4):606-609.

[4]孙思邈.千金方[M].刘更生等,点注.北京:华夏出版社,1993:414.

[5]王睿弘,倪小佳,吴梁晖.黄培新从风邪和痰浊论治神经内科疾病经验[J].广州中医药大学学报,2020,37(4):738-742.

[6]吴书曾.介绍史传恩治疗破伤风秘方[J].中医杂志,1955(10):21.

[7]倪朱谟.本草汇言[M].戴慎,陈仁寿,虞舜,点校.上海: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2005.

[8]张锡纯.医学衷中参西录[M].石家庄:河北科学技术出版社,2002.

[9]卢多逊.开宝本草辑复本[M].尚志均,辑校.合肥:安徽科学技术出版社,1998.

[10]文维农,姚欣艳,谭超.国医大师熊继柏运用天麻止痉散为主治疗面肌痉挛经验[J].中医临床杂志,2020,32(2):212-215.

[11]尤怡.金匱翼[M].北京:中国中医药出版社,1999.

[12]熊继柏.中医创造奇迹熊继柏诊治疑难危急病症经验集[M].长沙: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2015.

[13]王肯堂.政治准绳[M].上海: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59.

[14]姚欣艳,李点,刘朝圣.熊继柏教授辨治头痛经验[J].中华中医药杂志,2015,30(7):2419-2421.

[15]熊继柏.国医大师熊继柏临床现场教学录[M].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2019:95.

[16]梁冰,孙静云,叶放.周仲瑛教授病机辨证颅内肿瘤的临床经验[J].南京中医药大学学报,2016,32(2):195-197.

[17]华佗.华氏中藏经[M].北京:中国中医药出版社,2011:147.

[18]杜义斌.熊继柏“抓主症”诊治恶性肿瘤经验[J].中医杂志,2019,60(4):285-287,321.

[19]李东垣.兰室秘藏[M].北京:中国中医药出版社,2011.

[20]李点.熊继柏辨治痹证经验[J].中医杂志,2013,54(21):1869-1871.

(修回日期:2021-10-11 编辑:杨芳艳)